

第四部 夏日對話

齒輪

我費盡了力氣，在玻璃杯前
看水輕輕搖晃。我想起
早些在超商裏坐著的我
還能不能是同一個我。

他就坐著，剝開發黑的茶葉蛋，
光滑而破裂，好好的
都是那樣的——破裂、光滑、
發黑而麻木。
眾人密集且陌生地
挨著彼此；他身旁
坐著一個正在看書的婦人，頭髮
浪出而分岔
他瞄了一眼，書頁左側小標題印著
「軟弱中的幫助」
不能理解這是什麼意思
但他想，必定有人同他一樣
在玻璃杯前、在看得到且
看不到的透明前，
費盡了力氣，看水
輕輕搖晃，不想什麼
拖著身軀，從創造生活的齒輪中
創造生活的意義。像在玻璃杯的
大海中搖晃的齒輪，轉動
發出被掩蓋的聲音，前進且
毫無前進
不能後退，在玻璃杯前
看水輕輕搖晃。

軸

你知道，我們
有時候趨近
燈火，卻遮著葉核
——空心的。打開。我們
灰燼色的體腔，在褶皺的
報紙團空隙間
被發現，
那雙手打開
我們。教我們在水中
呼吸，在天空的水中，
不是如此嗎？問問
盛接黃昏的魚
打開黃昏，用鰓
仔細聽。
你知道，回音
貫穿我們，甚至
被發聲者所懷疑
——無從寄託的
意義，被堆放在
明日：我們
預先抵達
永不抵達之處
那雙手挪動著意義
那雙手讓我們的四肢
如葉脈，風吹過，
好像我們挪動脈管，使自己
去了哪裡——整片世界
同步挪動著，枝椏降下
：是我走到那，是我們
受吊著，沒有來源
透明的絲線，沒有
我們，沒有
我。語言歇息
一切清晰如斯

你管著沒有
如管著石頭

莫比烏斯

你的夢是明亮的還是黑暗的。
我的沒有場景，
幾乎沒有白天。
夢是裸裎於黑夜中從這到那的無止盡行駛之列車
——生活也是。車上永遠只有自己。
（如何得知那無止無盡。）
（就回頭，就看向後，我想。）
在眼底發掘一切：醒來的窗景。合乎邏輯的靜止。
無從理解的非靜止。
葉在窗外被風吹落，
眼睛盯著抽至半截的衛生紙。
無從理解的自己。
（人必須行動，所以注定虛無。而不是相反）
我記得煙圈從絳紅雙脣中竄出的形狀、
雲在混凝土上頭飄動變幻的樣貌、
海。海浪捲動邊緣恆沙數的星辰落下。
但無能描繪所記。
在眼底發掘一切。一切不過藍色之盡，
由誰揮手無意掉落的黑盒子裝著。
一切被遺忘著。
只在我的心中。
我看到了奇異的結構，我的眼睛
看往無盡的黑暗。
我的眼睛在無盡的黑暗中。

這陣子在看○○○《 》，__看得很慢，甚至不希望看完它

我不記得我是否和你聊過。

如若以年甚至十年為單位，有些事情是不會改變的
——像我們懼怕懸崖（即使當還未曾看過有人墜下），
群聚的蟲，冷滑之蛇；也像我們喜愛貓狗子，對稱和圓。
這些是早於我們肉軀的事情。關於血液，傳遞，生存之優勢。
你知道嗎。

謝孟儒說這陣子在看茨威格《昨日世界》，他看得很慢，
甚至不希望看完它。煙硝升起和太陽升起一樣，
都有預兆。只是誰又能停下腳步、不去想明日的溫飽、在死前
看到死。死是心中巨大的蕈狀雲。

廣島的「小男孩」從上空一萬公尺落下，
橋本宇太郎和岩本薰正在裁判瀨越憲作老家對弈本因坊賽。
瀨越定坐如木，橋本飛出屋外
爬回棋桌旁，岩本趴在棋桌上如沉眠。
瀨越的兒子和姪子死在這次的爆炸中。
有人死著，有人活著。
兩則是一直都會下著。
你知道的。

如若以年甚至十年為單位，有些事情是不會改變的
——你明日仍要上班。星期幾。藍色。一張標籤紙。
（一隻鳥飛近外婆家的農田。）

我這陣子在看劉以鬯《酒徒》，我看得很慢，
甚至不希望看完它。有些事情是不會改變的。
五十年前不需要嚴肅的文學，
五十年後這裏仍不需要。
我們需要怎麼樣的內心真實。
你在想我為何這樣問你。
客觀世界終一天反映我們的內心。如同今日。